

成范永先生是韩国一位令人钦佩的传奇人物。他的事迹和他的成就,在中国也广为流传。他的汉译新著《草木人生——在痛苦中成熟》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,有关土地,有关生命,有关园艺,有关人生,是自然力量和人类智慧的美妙契合。

成范永先生自称是“一个普通的农夫”。这个农夫,却并不普通。他胸怀远大的理想,从年轻时代,他就立志要白手起家,从择地拓荒开始,创造一个世界上最美的盆景花园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离开繁华的都市,到济州岛开荒建园。在只有乱石和杂草的荒滩上,他孤身只影,搬开石头,耕耘荒地,培育盆景,设计园林,用四十多年时间,建成了“思索之苑”。他从世界各地寻觅怪石奇树,在他的园林中精心栽培,巧妙摆布。昔日的荒滩,被他逐步建成一个天下无双的盆景花园。

成范永先生是一位创业者,一位园艺家,也是一位智慧的思索者。成范永把自己的盆景花园命名为“思索之苑”。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。他观察自然,探索万类生灵在天地间成长的奥秘,也聆听花草树木的叹息歌唱。成范永认为,在土地中生长的花草树木,和人类一样,有感情,有思想,有灵性。你爱它们,关照它们,它们便

会以葳蕤繁茂的美景感激你,回报你,为你展现万种风情。思索之苑中的花草树木,是成范永的朋友,是他的孩子。在他的新著中,可以读到很多感人的文字,他说:“树会伤心,会思

“农夫”成范永先生

赵丽宏

考,会叹息,会流血,会失眠。”他经常独自一人,在思索之苑过夜,陪伴园中的花草树木。他写道:“漆黑的夜晚,在济州岛我的庭院里,有时会独自在园里的一个角落入睡,那时,我心中只想看树木,树木不会冷,风刮得大不大,它们会不会像我这样安静地休息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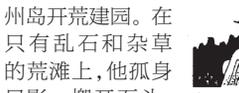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园艺家,成范永非同寻常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了他的智慧和才华。在这本新著中,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阐述了他的理想和园艺理论。他的理论,读者会感觉新鲜,也会被他充满情感的论述感动。人和树木的关系,是生命和生命的关系。正如他所说:“哪怕是一株树木,一棵小草,只要你带着兴趣,用心去观察,就会产生好奇心,也会产生一种爱的情感。在解疑释惑的过程中,会了解更多的东西,了解得越多,世界就会变得更大。”

成范永也是一位活跃的民间外交家,他为中韩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“思索之苑”建成后,中国人源源不断地去那里参

观,其中有很多有影响的各界人士。所有去过济州岛,参观过思索之苑的中国人,都惊叹这花园的独特和美丽,也钦佩成范永追求理想创造奇迹的精神,很多人称他为“当代愚公”。成范永经常来中国,到各地访问,和中国的同行交往切磋,结交

了很多朋友。在这本新著中,成范永满怀深情,讲述了他和中国朋友交往的故事。读这些故事,我深深地被他的真诚所感动。书中很多关于中韩友谊的故事,还在继续,还在发展。他告诉我,他正在思索之苑筹备建造一座中韩友谊博物馆,馆内将陈列他数十年中搜集到的中国艺术品和纪念品,这些展品,是中韩友谊的生动见证。

成范永先生的新著,是一个智者的心声,跨越了国界,传播着自然和人间的真、善、美。相信中国的读者会喜欢他的书,并会在他的感染下,也开始关爱身边的花草树木,学会谛听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。这大概也是成先生所期望的吧。



只有乱石和杂草的荒滩上,他孤身只影,搬开石头,耕耘荒地,培育盆景,设计园林,用四十多年时间,建成了“思索之苑”。他从世界各地寻觅怪石奇树,在他的园林中精心栽培,巧妙摆布。昔日的荒滩,被他逐步建成一个天下无双的盆景花园。

成范永先生是一位创业者,一位园艺家,也是一位智慧的思索者。成范永把自己的盆景花园命名为“思索之苑”。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。他观察自然,探索万类生灵在天地间成长的奥秘,也聆听花草树木的叹息歌唱。成范永认为,在土地中生长的花草树木,和人类一样,有感情,有思想,有灵性。你爱它们,关照它们,它们便

情系厨房

蒋莎

目光不经意地落到一本名叫《厨房》的书上,这是关于一个孤女的故事,也是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成名作。失去身边所有的亲人后,美影便开始再也无法入眠,她不断地寻找能够让她安睡的地方,最后她躺在厨房里,依偎在水箱旁睡着了。她热爱着厨房,只有在厨房里她才不会孤独。从此,厨房便成为美影心灵的避难所。

直到奶奶去世多年。当“我”被生活的烦恼折磨得心力交瘁时,当“我”遭遇苦难失去勇气时,“我”久久地坐在厨房里,看着阳光洒在木质的桌面上,回忆起奶奶在厨房忙碌的身影,心情顿时恢复平静,获得安宁。

还有那个为了攒钱买一只平底锅穿了一月半干不湿内衣的少女。她是村上笔下的绿子,从《挪威的森林》中走出的少女。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姑娘,剪得极短的头,大得夸张的墨镜,爽朗而洒脱的性格。绿子将所有的零花钱全部都用在厨房里,她钟爱着每一柄刀具,每一只碗碟。这个缺爱的女孩,将她所有对家庭的渴望全部融入在了厨房之中。

关于厨房的故事,终究逃不了一个“情”字。亲情也好,爱情也罢,与厨房有关的故事,总是温馨而柔和。它是家庭氛围的源泉,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厨房的家,或是厨房常年没有烟火气息的家,这样的家庭多半是不够幸福的吧。

一度被誉为疗伤文学之母的吉本芭娜娜曾说:“生命是一个疗伤的历程”,而她选择厨房作为疗伤的角落,在这里不必伪装坚强,不必暗自舔伤,这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地方,这是家的心脏!

戴英葵
歌坛巨匠
(文娱形式)

昨日谜面:万宝全书缺只角(香港影片)
谜底:《大都会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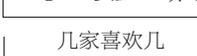
在古希腊奥林匹亚阿尔菲斯河岸的岩壁上保留着这样一段格言:如果你想聪明,跑步吧!如果你想强壮,跑步吧!如果你想健康,跑步吧!在这里,我想加上一段话:如果你想更真实地了解一个城市,去当地公园跑步吧!

去年有跑友跟我提到“百马王子”,说是要跑100个马拉松,佩服之余,感叹自身的能力,百马实非自己所能,于是就有了“百园王子”这一想法:跑100个公园——公园的建设,往往是一个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,成为当地市民喜怒哀乐的聚集地,其最能体现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面貌。

为了这个计划,每次出差都带着跑步装备,见缝插针地去公园跑上几公里,在陌生城市跑步充满了新鲜感、探索感。

最好的沪语课是生活

反言之,就算是孩子在幼儿园学会了说方言,只要现实生活中的方言氛围不够浓郁,缺乏其生存的基因和土壤,孩子已经学会的方言,仍会被“吃”掉,失去它的生命力。这是语言习得能力的必然。我们违背不了教学的规律,也能在教育社会化的同时,多做一些货真价实的探索和努力,真正让孩子“沉”到生活深处,要比单一性的“课程崇拜”更有意义,更有价值。



几家喜欢几家愁——一般都是这样的;关键是——几几家欢喜而几几家愁;多家喜欢多家愁——理应如此;最佳境地——众家喜欢无家愁。

走正规路子办事,少盘根错节挡路。同行不定同心,同心必定同行。

不知不为过,忘记也好说,只是别故意、别推说

浇花桶

口述/陈师傅(新场镇白铁匠) 图/整理/周棋

我17岁开始学敲白铁,在厂里跟着老师傅学,到现在50多年了!现在每天都要做8小时,一般经常做的尺寸都已经在我脑子里了,其他有些比较复杂的,人家有要求的,我就下来问他们不是这个东西,像浇花桶头上的这个洞眼小一点,浇得就远一点;大一点密一点呢,就可以浇得近,每个订的人要求都不一样的。我带过三个徒弟,不过现在都不做了,嫌这个赚钱慢。店里做萝卜丝饼、油墩子用的那个勺卖得最好,5块钱一个,一天快的话可以做50个,看心情的。逢年过节,像桃花节的时候人多得不得了,外国人也多,我已经做出名气来了,生意好得不得了,新场就我一家呀,每天有人跟我订东西,赚点功夫钱,吃喝没问题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甚至胡说。生活可以浪漫、夸张,就是躺也可多种花样;工作应该认真、到位,就是站也要有站相。

具体政策总有限,不可能一成不变。任何机遇也有时限,可能坐享其成有时限,常常是一变而不成。利用和遵守政

策,善用和抓住机遇,才能成功不断——当然也包括刻苦用功、迎对挑战、化解风险等等。

江山依旧,风物依然,人面已新。江山有形,风物无情,人面传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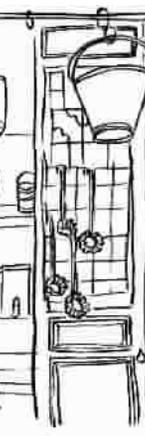


用奔跑解读城市

赵一鸣

的早餐,而夜跑,可以跑进夜市,品味当地的小吃,这些往往才是最具当地特色的饮食,让你切身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饮食习惯和文化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对这种到一个城市就到一个城市、在慢跑过程中充分浏览城市风光、融入当地风土人情的公园跑越发乐此不疲。当我穿着装备齐全的现代跑步装备,在西安古老的城墙上,沐浴着落日的霞辉,整个城市在奔跑中流动,在光影中变幻,有一种历史时光交错的感觉;在初春的清晨,迎着濛濛细雨,呼吸着嫩绿的清香,在薄雾淡妆的西湖



上海杂货铺

浇花桶

口述/陈师傅(新场镇白铁匠) 图/整理/周棋

我17岁开始学敲白铁,在厂里跟着老师傅学,到现在50多年了!现在每天都要做8小时,一般经常做的尺寸都已经在我脑子里了,其他有些比较复杂的,人家有要求的,我就下来问他们不是这个东西,像浇花桶头上的这个洞眼小一点,浇得就远一点;大一点密一点呢,就可以浇得近,每个订的人要求都不一样的。我带过三个徒弟,不过现在都不做了,嫌这个赚钱慢。店里做萝卜丝饼、油墩子用的那个勺卖得最好,5块钱一个,一天快的话可以做50个,看心情的。逢年过节,像桃花节的时候人多得不得了,外国人也多,我已经做出名气来了,生意好得不得了,新场就我一家呀,每天有人跟我订东西,赚点功夫钱,吃喝没问题。

五月十五日《东方早报》报道

上海市教委表示,将在全市幼儿园开展上海乡土文化教育,加深儿童对上海方言的感知。纠正对方言的驾驭能力的每况愈下。

方言“保留了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信息”,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,不能再生的文化基因。

针对青少年方言能力下降,上海市出台沪语教学,意义非常积极。

可站在全面发展、生活教育的高度,我还是认为,搞专门化的“课程崇拜”未必可取。语言这种东西,本身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存在,社会交际工具,它的最好的舞台不是在课堂,而是在生活和现实。只有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和聆听听到的语言和鲜活文字,因为浸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韵味,才更能引起孩子的学习和模仿兴趣,才有更持久的本土文化归属感,唤起孩子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。

遗憾的是,如今属于孩子的生活时间和社会实践机会,非常少,接触方言的机会更少。如果我们真想正将孩子的方言能力提高的话,最好的方法就是放飞孩子,多一些社会化机会和探索。比如多和长辈接触、聊天等,多接触会说方言的邻居,多在胡同弄堂里玩耍逗留等。

反言之,就算是孩子在幼儿园学会了说方言,只要现实生活中的方言氛围不够浓郁,缺乏其生存的基因和土壤,孩子已经学会的方言,仍会被“吃”掉,失去它的生命力。这是语言习得能力的必然。我们违背不了教学的规律,也能在教育社会化的同时,多做一些货真价实的探索和努力,真正让孩子“沉”到生活深处,要比单一性的“课程崇拜”更有意义,更有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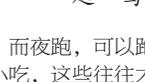
几家喜欢几家愁——一般都是这样的;关键是——几几家欢喜而几几家愁;多家喜欢多家愁——理应如此;最佳境地——众家喜欢无家愁。

走正规路子办事,少盘根错节挡路。同行不定同心,同心必定同行。

不知不为过,忘记也好说,只是别故意、别推说

策,善用和抓住机遇,才能成功不断——当然也包括刻苦用功、迎对挑战、化解风险等等。

江山依旧,风物依然,人面已新。江山有形,风物无情,人面传心。



用奔跑解读城市

赵一鸣

中奔跑,山色空蒙中的白堤、苏堤、花港如影如幻,往日喧嚣的西湖此时静静地陪伴你奔跑,此时,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烟雨西湖的魅力!而披着北京深秋明媚的阳光,在奥体森林公园色彩斑斓、风景如画的跑步道上和一群跑友快意奔跑,更多是享受着在城市中心里那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。

在公园奔跑中,因为你的健康身影,时常成为摄影爱好者镜头中的一抹风景,让自己意识到,风景需要跑者的身影,在你欣赏这个城市的同时,你奔跑的身影也美化了周围的环境。此时真正明白了美国著名思想家梭罗的一句名言:“天堂就在你的脚下,就在你的头上!”

二十世纪中叶,好莱坞电影音乐有一段黄金期,欧洲流亡作曲家纷纷来到美国加州,其中要数勋伯格的名言最震撼:“我被赶到了天堂。”当然除此之外,也有“对移民艺术家来说,好莱坞天堂很快变成了噩梦”,“天堂和地狱可能是同一城市”。

勋伯格本是德奥沙文主义者,去美国后摇身一变成了爱国者。他很清楚,洛杉矶特别是好莱坞只会对那些带着非理性期待前来的大变成噩梦。好莱坞是靠娱乐赚取最大利润的商业机器,任何作曲家、作家、导演想着来这里放纵天才,肯定会败兴而归。科普兰在1940年就说过:“坚持完全自我表达的人,最好待在家里写交响曲,永远别去好莱坞。”

而电影人却对音乐无比痴魔。且不说音乐传记片的热映,有讲舒伯特的《旋律大师》,讲肖邦的《一曲难忘》,讲舒曼夫妇的《爱之歌》,连里姆斯基-柯萨科夫也有《舍赫拉扎德之歌》;每家大电影公司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专门录制配乐,为从中欧逃难来的犹太音乐家们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。派拉蒙公司的音乐总监鲍里斯·莫洛索斯(Boris Morros)是个奇人,他一门心思签约著名作曲家写电影音乐。勋伯格、斯特拉文斯基、科普兰、库特·威尔都曾为他效力,他甚至试图向苏联政府借用肖斯塔科维奇。后来证实他是克格勃特工,任务是苏联做宣传。不过像所有特权人士一样,他利用工作之便大饱私囊。

好莱坞可能是作曲家的险途,但至少他们感到被需要,不像音乐厅对他们态度冷淡。有声电影问世后,人人都想要不间断的音乐伴奏。在喜剧片中,作曲家得到现场观摩,音乐必须恰到好处地强调每一个姿态,每一种情绪。电影里要是没有一阵弦乐衬托,女演员就没法端上一杯咖啡。贝蒂·戴维斯曾对戈尔·维达抱怨:“糟糕的音乐,能一个音一个音地抹掉演员的表演。”

早期的电影音乐只是为内容配上音乐解说,比如一艘英国巡洋舰入镜,伴奏就是“统治吧,不列颠”。后来作曲家引入了一种距离化和反讽的技巧,音乐被用来揭示隐藏的心理潜台词,或是指涉不在场的人物和力量,达到颠覆正在播放中的画面的效果。

希区柯克的《辣手摧花》中,迪米特里·蒂奥姆金将弗朗茨·李哈的“风流寡妇圆舞曲”改编得毛骨悚然,暗示了一个连环杀手的扭曲心理。但也有电影研究者认为,这音乐代表了剧中人“厌恶当下,缅怀理想的过去”。在弗里茨·朗的《刽子手也会死》中,汉斯·埃斯勒欢快地领到了描绘党卫军头目被刺时刻的配乐任务,于是在高音部写了快速的弦乐嘶嘶声,暗示一只老鼠的垂死嚎叫。希特勒的肖像出现在荧幕上时,埃斯勒则报以一阵无调性乱弹。

科普兰到好莱坞的时候,幸运地找到了溺爱他的导演。热爱文学音乐的左翼导演刘易斯·米尔斯通邀请科普兰为斯坦贝克小说《人鼠之间》的电影版配乐,且任由他发挥,从不打扰。这次合作堪称经典,科普兰的配乐微妙而不扎眼,有时是长时间的沉默,好像作曲家也停下笔跟观众一起看电影。美国最天才的电影作曲家大卫·拉克辛对《人鼠之间》的配乐赞不绝口,认为它为之后的无数好莱坞西部经典片奠定了基调。

好莱坞音乐圈中的华丽王者无疑是科恩古德。他少年时代就是作曲神童,对瓦格纳式作曲法的掌握程度令马勒和施特劳斯惊叹不已。他23岁时就以一部歌剧《死城》占领了中欧各大歌剧院。科恩古德在《喋血船长》中的阳刚华丽的音乐,为电影配乐赢得了尊重,许多国际作曲大家纷纷开始涉足此行。

最有原创力的好莱坞作曲家要数伯纳德·赫尔曼。他的事业始于《公民凯恩》,巅峰是希区柯克的《迷魂记》,终于马丁·斯科塞斯的《出租车司机》。这些电影青史留名,赫尔曼有一半的功劳。然而他和科恩古德一样,都不满足于好莱坞的标签,而期望在“严肃”的音乐会、歌剧院舞台上施展身手。可惜的是,他们对好莱坞来说太严肃,对音乐厅来说又不够严肃。

中奔跑,山色空蒙中的白堤、苏堤、花港如影如幻,往日喧嚣的西湖此时静静地陪伴你奔跑,此时,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烟雨西湖的魅力!而披着北京深秋明媚的阳光,在奥体森林公园色彩斑斓、风景如画的跑步道上和一群跑友快意奔跑,更多是享受着在城市中心里那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。

在公园奔跑中,因为你的健康身影,时常成为摄影爱好者镜头中的一抹风景,让自己意识到,风景需要跑者的身影,在你欣赏这个城市的同时,你奔跑的身影也美化了周围的环境。此时真正明白了美国著名思想家梭罗的一句名言:“天堂就在你的脚下,就在你的头上!”

